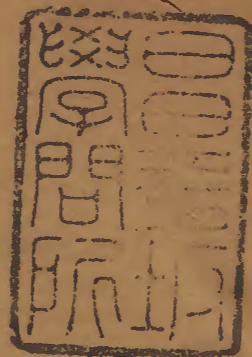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集

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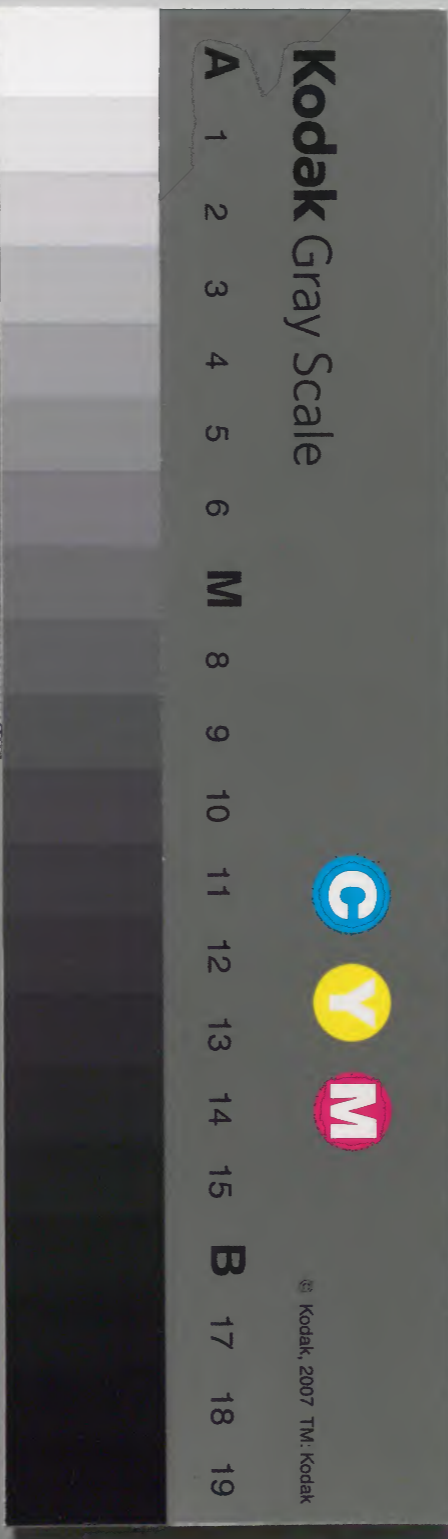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函	架	冊	類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函	架	冊	類
九	四	二	冊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59 )		
函號	299	47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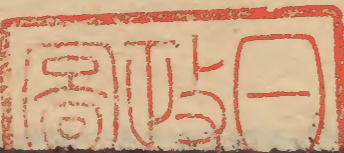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日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顒邛邛有老成之德遐邇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



皇朝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器人不學不知道倘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學所宜先也臣曷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為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為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佑聖躬濟于艱難故

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啟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在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有授受况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耻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觀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



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啟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閑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准閣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度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耐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佗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陛下卽政之初宜懲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佗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况臣旣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



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已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冗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已臣竊以為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曩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閤闈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為陛下抑徼幸惜官職

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為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准閣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



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遷一官卧家受之竝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况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動縉紳澤流苗裔豈可卽安私室專養沉疴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幾路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憫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使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况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為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鏤骨願竭駑蹇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沉疴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斷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



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  
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  
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  
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  
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  
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  
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  
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

亦不可不知也顧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  
能徧閱而週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  
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  
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  
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省煩文  
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  
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  
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  
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



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之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原

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觀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



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卽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齋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給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按口卽據簿曆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

并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憲聖澤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  
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宸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駑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臟腑雖寧瘡瘍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



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啻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若在舊章况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任支請受候叅假日依舊廢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尙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

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竝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尙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



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臟腑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况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况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尙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

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  
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尙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覲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



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况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卽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

於天地非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乘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



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尙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却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尙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旣參假治事若不以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己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梧卽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尙書省治事候筋力



溫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正訶堂  
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卽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啟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

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殉國之心况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曩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閣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



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  
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  
取進止此劄子若降付三省再假進呈則八日以前皆值  
假故不坐八日入朝不及如允臣所奏乞直批降  
指揮  
依奏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祕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祕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  
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  
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竝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  
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  
陳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

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  
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  
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  
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  
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爲  
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攽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  
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  
尋依此行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  
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



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  
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  
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  
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  
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  
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  
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  
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  
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三曰知勇過人

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以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  
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  
備著述科有官無官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  
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鍊習法令能斷請讞  
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尙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  
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  
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其人堪充某科共計三人其狀  
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辭  
下者不得舉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  
在上之人



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險  
躁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  
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踈牆面文章典麗而  
鄙拙紕謬善聽獄訟而宛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  
練習法令而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  
屢致出入

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二人專切收掌仍十科各置簿  
 書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舉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  
 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  
 有事湏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  
 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勾上件  
 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  
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  
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

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  
 於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  
 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  
 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  
 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輟者亦湏降官  
 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不在十  
馬牧等處之類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  
 皆得人取進止

起請科場劄子元祐元年上

臣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試詩



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案外試論  
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  
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不以聞凡取士之道  
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  
辭采爲後是故周禮大司徒以六德六行賓興萬民漢以  
賢良方正孝廉質樸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爲精慎  
至於公府掾屬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  
擇賢者爲之苟非其人則爲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  
礪教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  
節義立於下有以奸回巧僞致富貴者不爲清議所容此

乃德化之本原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詔引諸生  
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爲辭賦小才無益  
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章而賤經術以詞人  
爲英俊以儒生爲鄙樸下至隋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  
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  
經專取記誦不詢義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  
方以誤之是致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晷腐屑爛舌虛費  
勤勞以求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懵若面墻或不知句讀  
或音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  
策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舍過落猶優也擿其落



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躄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爲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王

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上古而克合施之當世而可行然後爲善也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尙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



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  
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  
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其經某經又每歲委升朝文官  
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  
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  
人某舊本有某甲字有何行能臣今保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  
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辭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  
置簿各分逐路抄錄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  
仍下本州出給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今本州亦如貢院置  
簿抄錄准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

舉之人犯贓私罪至徒已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  
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五等  
已及第者減三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臣竊料此  
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母有所  
赦行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致妄舉如此則士之居  
鄉居家獨處闔室立身行已不敢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  
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  
告許而士行自美矣每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  
明行修舉仍於所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  
會簿上合同方許接收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



如常法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爲一保止保委是正身  
及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  
及貢院考試竝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程試之  
日嚴加檢察如舊試經學諸科法各令求已毋得移坐位  
相從託商量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出第一場  
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先須備  
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義次以已見評其是  
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爲通其次爲粗援據踈畧理  
短文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  
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

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尙書試周  
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  
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  
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  
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  
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  
文優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竝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  
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  
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  
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



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竝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于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爲已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

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卽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格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其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



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  
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  
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  
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  
議榜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州學門令舉人  
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  
齊足更委其他執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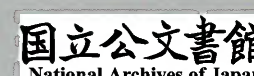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  
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間勞

費雖什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  
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  
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  
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  
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  
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旣深資用不足旣家藏  
利兵又身挾武藝繇是邀結黨友群行攻劫父兄不能禁  
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不甚饑而府界  
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  
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如盡罷府



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至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  
 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  
 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為優假使人歆慕  
 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  
 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  
 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為賞功  
 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  
 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  
 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  
 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

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  
 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  
 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  
 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  
 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  
 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  
 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  
 一第若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為第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  
 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  
 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若見





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卽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祇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卽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卽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凌犯本轄人

員者杖一百毆者逐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賊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卽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卽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徃徃知之莫肯發舉盜



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繇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讐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蓄滯而往往為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

盜勘得從來任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勾追任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者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關牒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



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跡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窘無所容身稍冀衰息取進止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教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

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况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准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



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責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罪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貢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况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其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

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責率厲羣臣審慎所舉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卽別爲一班依群臣例常起居况臣自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

尋改差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

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累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艱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潛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



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薦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  
大臨除太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曩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置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取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

見此事竊憐其亡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由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進呈上官均奏乞尙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尙書

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尋得旨依

今欲應尙書省事舊有條例事體不至大者竝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卽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竝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



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任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任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任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乙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了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竝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

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

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二

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

飾詐掠美利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按察四

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三曰昏

懦謂不曉物情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凡監司州縣於所

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

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

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

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



果有實効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卽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勘鞫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並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叙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于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蔽天壤而亾窮俊又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



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隳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  
質迂踈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  
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  
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  
艱零丁苦古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  
而亾幾分從塵役絕覬榮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叅華于天  
祿慶霄清晏蓬渚邃巖縑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空集叨  
與並游顧瑣陋之無容每怔忡音征中懼也而自失所虞揚汰  
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  
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紳繹

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竄才  
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  
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  
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  
少答於生成庶無慙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  
開圖籍之府設校讐之官必求秀備絕特之人使之執事  
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魯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  
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携授以經籍是



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躋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于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剪爲荆榛私心恨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罇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倏去蓬蒿頽頽霄漢

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恪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衮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救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叅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于近世益以衰薄甚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卯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



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采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待見於前執事撫髯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撰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頽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

之展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闥依光紫霄校讐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啣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汗音巖音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淳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



教誨羞知已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賈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積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兼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殮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華之下者是以鐘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鼎者能以已之才德求諸他

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眇眇音面賴邪視也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于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踈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倘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



贊今其禮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贊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至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

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于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資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剗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麗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踈賤之人在愚之議干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

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辜惡無狀降首亾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稀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于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紓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



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  
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倡  
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幡然悔過從  
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  
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  
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  
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  
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  
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  
使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

賞于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敵如日月安有不動心  
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  
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于安定而已今  
誠貫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卽日殄滅使其內  
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  
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  
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  
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  
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  
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



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焔焔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滯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臯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

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于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臯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懼於茲未忘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



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褒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筭官若寓物楮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為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于朝廷賀于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贊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嘆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赫赫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于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葦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



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沉  
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  
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  
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于媮則後  
來之士無自入于敦出于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媮况  
始仕于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傾耳而聽之乃獨不出于  
媮而出于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  
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

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踈遠忘忠愛也又云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  
何以恤我我其叔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  
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  
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亡者士傳言諫蓋  
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鄙者  
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  
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以不  
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  
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



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磔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于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

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彙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于義理合于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卽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宦於千里之外爲



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悞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

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滴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杼悃欵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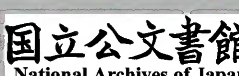
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  
之過而青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  
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况於  
語先賢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虺  
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托于顯茂之業而貪不朽  
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  
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飽於道而  
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  
類者正可相與誦咏而已

與東阿張王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王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  
來此官雖賤徵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  
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  
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狗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  
不俟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嘆殊  
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  
無知已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歸者  
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





仁天下其庶矣况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曷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驟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

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自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洗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比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



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克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耻之光亦耻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行者之全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陳秘校克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秘校足下比目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也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



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  
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  
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  
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  
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  
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  
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  
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真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  
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  
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

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  
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  
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  
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  
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  
而審處焉

與夏秘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會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  
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  
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敵



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鷩鷩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噤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並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

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佗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豎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



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嘆咤終身慊慊不可澣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忤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槩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覩縷也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媿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尙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惻惻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是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



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廼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侏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



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曩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中外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

未已光竊傷之曷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媿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曩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



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閣門受敕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先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節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

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兒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



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重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誦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益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

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克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䟽糲乎六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週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有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



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  
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  
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  
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  
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  
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  
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  
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  
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  
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旣求其取之廉又

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  
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  
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己惠豈  
不害於怨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  
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  
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  
之而已不宣

